

尼巴村

丁 颖



里下河宇宙的尽头

费 滢



当一个人打算利用他的故乡，故乡反而会显示出宽容性，给予利用者极大的信心：凡事可以由此开始，甚至距离也能成为起点。人们称之为乡愁。我的故乡里下河平原也被一些人写过，但它堪称一个最宽容的所在，至少在所见

里下河和我的关系非常松散，并不是说我故意远离它，而是我离它从来也不近。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中，作为故乡的乡村是被建构的，是一种混合体，比如你能从中发现其他乡村的元素，这不仅

很难解释某种名为“亲缘性”的物什，哪怕里下河和我只是一根已经失去着力的风筝线与一只正在下坠的风筝，但在风筝落入水中或挂在树梢前，仍然存在极为微弱的牵动。我会尽量看向线那头的手，它隐形，又像是真实的顽童的手，松开全凭心意。它总有一天会松开，因为顽童也有厌倦的时候，好比人的生活总有终点。人的记忆也是，虽然那终点并不见得是死亡。

我想里下河人或许都对终点有点兴趣，特别是那些写书的人，他们的灵魂在这根风筝线上往返跑，不仅想要抓住那只小手，也想回头看肉身的风筝，哪怕徒劳。他们描绘那只捉摸不定、抓住脉管的手，抬头看向天空的边界，偶尔书太捉摸不定，因为它是亘古不变的，所以我们对它没什么耐心，只有歌颂。星空就玄妙多了。在公共照明还没那么发达时，我们能看见漫天星辰，除去冬季星空特有的猎户座，其他的星辰，若非专业的观星者，很难叫出它们的名字。但这并不紧要，因为在记忆中，这样漫溢的星辰同时也会旋转，自行转动的同时也带着人一起转动，形成漩涡，让人产生正确的错觉，认识到脚下的土地，周遭的田、水道、树木，包括人耳中那点只有夜间才明显起来的历史怅然的叹息，它们都属于众星中的一颗，那么终点或许就在脚踩的那块地方罢。

泥土，虽然有偶然因素，但终究是挖出点什么来了。例如字面意义上的考古，高邮龙虬庄与兴化蒋庄先后发掘出里下河先民的生活遗址，日常使用的麋鹿角打磨而成的针、祭祀用的黑陶小猪、祭司专属的玉琼玉璧等。即使当地博物馆所陈列的大多为复制品，也足够让人惊讶的了。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可惜这些先民并没有留下文字，告知人们他们打哪儿来，又往哪里去。里下河虽有一个“河”字，但几千年前它与海相连，当地一道白蚬子烧丝瓜的特色农家菜宣明了海的证据，丝瓜间的蚬子生着细小的薄薄的白壳。它们本来是生活在海里的，海水退却后，被留在叶脉般的淡水网络中。这些先民可能多半是从海上来的，他们到底留下还是离开，却已经成了谜团。缺少文字，我们的认知便十分有限。龙虬庄的陶片上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案，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破解，互联网上的早期文化爱好者与热心的里下河群众多次尝试，甚至试图将此符号与其他文化的符号联系起来，仍旧失败了。裘锡圭说，这或许仅是先民发展文字时的某一次误入歧途。正是因为先民们没有留下物质证据外的记录，我们便在心理上与他们离得很远。人类终究是更习惯在文字中考掘，考掘时又顺手搭建出许多新的构成。书写者剥下岩石、泥土、甲壳动物的鳞片和日常生活中最琐碎的部分，哪怕是一句对话，再将它们打乱顺序黏合在一块儿。哦，还有一项必不可少

的技术：时间的拼贴。如此相互重叠、相加、相减，便重新造了个文学的宇宙。当我意识到并不能从里下河先民那儿再获取新知时（此为一类狂妄的“否定”，可毕竟专家们也没有去检测先民骨殖中含有的DNA与我的父母祖父母们是否有明确的遗传关联，而且可能蒋庄先民与良渚先民的关联更大呢），想要抓住里下河亲缘性的念头也并未消散，反倒更强烈了，因为我知道有文学的宇宙可供我发掘，不只是对里下河本身的历史进行考掘，也是对自身意识的形成进行考掘。当然同时我亦进行着新的建造，这项工程实在是庞大，在这宇宙里首先要找到立足点，找寻时未尝没有力不从心之感，但幸而有前辈的经验可供参考。我也是偶然间发现前辈的立足点的，须知这也是出发点，但它未必是线性时间上的起点，哪怕这是一个关于开始的故事。我在里下河平原游荡时，蒋庄遗址是避无可避的坐标，它同时标注了地理与时间位置，历史层面上它算是开端；地理位置上，泰东河从旁流过，远处有一些微小的、还称不上是丘陵的土包，覆盖着本地常见的植物，附近田野中的水稻长势很好，一簇簇油菜花尚未开放，但已有颇多菜粉蝶上下飞舞。沿着泥泞的土路走向遗址，乡村特有的温柔元素一一显现：破旧砖房，藤蔓上挂着的老丝瓜，扁豆长得颇大，呈现出艳丽的紫色。站定后，我在遗址边缘俯看先人的墓葬，由于暂无更好的保存方式，只能原样埋藏骨殖，它们躺在一个个方形的考古坑里。眼前的景象使我沉默，然而，在我尚不能确定此种沉默中是不是带有一丝思考的成分时，同行的本地人兴致勃勃地说起了前辈的开端。他们所言如下：

“蒋庄在文学的宇宙有一个另外的名字：王家庄。在《地球上的王家庄》这篇小说中，作家明确了它在地球上的重要位置，但替换了重要人物与地点的名字。其中的父亲很有可能是作家的父亲，那么主人公也必定是作家本人了。他们曾经（在几十年前，蒋庄遗址与龙虬遗址发掘以前）也做了同一件事儿，就是探求里下河与自身与宇宙的关联。比如‘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然而一幅世界地图推翻了他们的理论，其上并没有标

注王家庄。主人公作为一个8岁的放鸭子的男孩，觉得每天放鸭子的乌金荡，既然连着更宽广的大纵湖，那么跨过大纵湖，就能去大西洋，世界必有其边界，边界是种透明物质比如冰。如果世界决堤，那么鸭子与湖中的水生物都会掉到某处。抱着这个想法，他将所有鸭子（可能是86只也可能是102只）赶到了大纵湖，在茫茫水面上，鸭子不知落入哪一处世界的缝隙。”

在场的每一个本地人几乎都能背诵《地球上的王家庄》，他们兴致勃勃地复述了一次又一次，并热情地告诉我，乌金荡就是附近的一处水域，大纵湖为更远的一处。文中的某某其实是庄上的谁谁，可能这个时间正在喝着兴化本地特有的晚酒呢。

听毕，我受到了极大的启发，特别是文中一句父亲的名言：“地球是不能用眼睛去找的，要用你的脚。”在此我必须深表认同！

回到住所后，真正的思索开始了，以《地球上的王家庄》为线索，我进行了各种研究，无疑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拓宽了我对里下河宇宙的了解。最后，我找到了线索里最关键的一条：那些鸭子的下落。鸭子是文学中最为实存的一环，果不其然，最终在里下河另一个作家汪曾祺的《鸡鸭名家》中找到了丢失的86只也可能是102只鸭子中的一只，它是由陆鹤陆长庚在寻找另一群丢失的鸭子时顺带发现的。我相信大家对《鸡鸭名家》都相当熟悉，在此就不赘述啦，就当是宇宙中遥远行星上的一丝光落在我们身上罢了。



叶昕昀

七星掌

明初，七星掌由东南亚小国传入云南腾冲、怒江等地，起初只是江湖卖艺人的一种把戏。卖艺人在木箱上置一只脑袋大的南瓜，左右手交叉出掌，在出掌的一瞬间，南瓜随即破裂。喜欢看这种把戏的百姓把其称为“隔空掌”，认为卖艺人的手掌并没有碰到南瓜，而是凭借其掌心运行的真气，造成了南瓜的破裂。有人则认为这是障眼法，明初大理籍进士王定国曾著有《杂耍趣玩》一书，书中提及此种戏法，认为是使用了障眼之术。据传，明末吴三桂在云南时，曾有刺客几乎以此掌将其击毙，事败之后，刺客毁双目自尽。

康熙年间，一个叫罗卡的彝族青年习得此掌，从土司府一直打到昆明，后来虽败于武当正统掌法之下，但自那时起七星掌声名鹊起。《滇清轶事》中记载，罗卡所用掌法暗合天上七星，又以八卦相配，两者合璧，以快著称，对手刚见出掌，判定便落在身上；对方若想从别处攻击，掌风也能提前判定方向，拦截于未然，似鬼影，又名鬼影掌。不久以后，罗卡得怪病而死，此后凡练此掌之人，虽可在短期内打便无对手，但少则半月，多则三年，均疯癫或者自杀，无一幸免。正统门派将此掌法视为歪门邪道，并在此后的武术赛事中禁用此掌，此规定却更引江湖人士的好奇。

光绪二十七年，一名为孟二者男子以七星掌横空出世，使用掌法十余年来人无人敌。人称孟二得七星掌正统之传，其余均是造假的歪门邪道，一时间尊为孟氏掌法，拜师孟二者踏破了门槛。孟二在五华山青巷中开设武馆，仅教授普通掌法以强身健体。见孟二无意传授七星掌法，有人心生杀意，却因最终无法近孟二的身而失败。后护国运动起，枪炮胜于肉拳，孟二门庭亦渐冷落，偶有寻孟二求掌法者，不断绝。

民国十四年，孟二娶妻，中年得子，一儿一女。民国三十七年冬，孟女随丈夫离开昆明，取道上海前往台北。次年正月，孟二看报，轮船夜间沉没于东海，无人幸存。坊间传闻孟二将掌法要诀成书交予孟女，如今掌法秘笈随轮船一道沉没消匿，听闻者或扼腕，或庆幸，而后传闻即湮没在国民党大溃败的惶恐之中。是年末，孟二长子所属的国军驻扎云南第8军溃逃缅甸，生死不明，孟二夫人卧病不

起。孟二却不动声色，不见忧惧。一时间非议四起，关于孟二的身世之说成为茶余谈资，或道他本非国人，实乃属国蛮夷，或道其原为和善，本性冷血，一背佛祖之意娶妻生子，二背水土之恩传掌法于倭人，故遭天咒。孟二确非本国人，他出生在缅甸掸邦一座破旧的寺庙里，出生时母亲已死，寺庙里的老僧给他取名阿裴西素，意为有罪之人。老僧授其掌法，以为罪咒，养至12岁，送他至掸邦南定河，告知其有罪之因：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由云南腾越逃至缅甸之时，缅甸王莽白曾派长老拉温达与朱由榔歃饮酒水盟誓，永结友好。后莽白毁誓，斩杀明军，咒水之誓降至拉温达，拉温达后世世代子孙应下诅咒。老僧告阿裴西素，五华山金禅寺有一高僧，得其指点，或能破掌法之咒。阿裴西素顺水进入云南境内，至临沧，乘山人牛车跋涉至昆明，缅甸在五华山金禅寺外时，全身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阿裴西素在金禅寺外跪坐，什么话也不说，十日之后，星夜，斗柄东指，阿裴西素问，问其由何而来，阿裴西素答“咒水”二字，和尚颌首，双手合十，曰因缘业障。留寺三年，阿裴西素掌成，举时运掌，心意交合，掌起掌落，其一生在掌中须臾而过。阿裴西素明白，此后的每一天，都是掌中须臾的重复发生，这就是他的罪咒。出寺后，阿裴西素改名孟二。

夫人重病垂危前问孟二五字：“真传倭人否？”孟二点头。夫人不瞑目。孟二道，此掌乃咒，我故意传之倭人。掌法合天上七星，配以八卦，得其皮毛者，掌起，可引观者见须臾之结局，掌落，结局成，然不得要领，耗费精气，困于幻影，疯癫或自戕。掌终成者，可见长久之将来事，亦困于将来事，惶惶不得终日。夫人瞑一目。孟二又道，我受此咒，运掌知未来事，困未来事，曾求金禅寺高僧指点，他遥指星辰，予我三字：“见与到”，我愚钝而不知其意，无法破咒，吾将永困于此。待一少年至，吾可死，必去寻你。夫人瞑目。

鬼拳所传之人名为松井敏二，京都人，民国二十六年随日军由缅甸入腾冲。松井敏二向来景仰中国武术，入滇后寻得孟二所在，跪求于武馆，欲求掌法传授。后得，习之，出幻影，不知其为何物。后掌法精进，幻影渐成，知其未来事，见一异瞳少年取其性命。倭人于全城搜索异瞳婴儿，果子圆通寺旁寻到一对孪生儿，其一为异瞳，松井欲刺死，圆通寺和尚救下异瞳婴孩，留下一语，命中注定之事不可更改。倭人作罢，将另一婴孩带回京都，以其儿养之，取名为奈，习剑。待长，告其儿，我日后与一少年决战，两人之中必有一死，你务必斩杀幸存者，不可犹豫，并令其儿发下毒誓。倭人狡猾，知自己必死，意欲兄弟相残。奈长至15岁，剑术出神入化，告其父，我的剑已经和我的思想同样快。松井带奈来到庭院，红叶正盛。他蹲下马步，开始运掌。心与意合，意到掌到。刚出掌，未落，红叶树已然倒下。掌落，红叶树四散。松井传掌法于奈，每每练至深夜，与星辰作伴。松井终日惶惶于幻影，知时日不久。京都冬，雪掩红叶，异瞳少年至，立于松井门前，请求以剑决斗。松井自知结局，以为自己将死于少年剑下，故召奈来，告其勿忘毒誓，出，与少年决斗。几招过后，少年竟败于松井，松井借机以一剑致命。未等松井反应，其儿已上前，以剑致命。倭人死前大呼，果真命定也，以余息唤奈，嘱其遗愿，死。奈以其父遗愿寻得孟二，孟二白发道，吾等汝良久。奈道，你害我父太苦。孟二说，汝掌成，可杀我，后永困于此咒。星夜至，奈运掌，掌合七星，走以八卦，未落，孟二已见自己倒地闭气。孟二闭眼，待掌落结局成。奈突然在须臾之间变更落掌方向，掌未落至孟二身上。奈叹气，我父遗愿令我以掌杀你，现知为咒，毋令其成。孟二僵直，知觉自己未死，惊。许久，孟二道，汝破吾幻影之结局。奈道，既为幻影，何谓结局。又道，我眼盲于我父剑下，不曾见所谓之幻影，亦无所谓破局。孟二抬头，星辰闪烁。吾一生困于幻影，孟二喃喃自语，从未参透高僧遥指星辰所谓“见与到”之奥秘。我虽不见幻影，少年说，但知眼见之幻影与所到之结局之间仍有空隙，可为之。说完，空阶转身离去。孟二站定，运掌，掌起，幻象生。掌落，结局定。缝隙可为之，孟二笑，吾从未意会于此。掌落定局之时方知其可为之缝隙，此乃吾罪咒之真义。站定，死。

随日军由缅甸入腾冲。松井敏二向来景仰中国武术，入滇后寻得孟二所在，跪求于武馆，欲求掌法传授。后得，习之，出幻影，不知其为何物。后掌法精进，幻影渐成，知其未来事，见一异瞳少年取其性命。倭人于全城搜索异瞳婴儿，果子圆通寺旁寻到一对孪生儿，其一为异瞳，松井欲刺死，圆通寺和尚救下异瞳婴孩，留下一语，命中注定之事不可更改。倭人作罢，将另一婴孩带回京都，以其儿养之，取名为奈，习剑。待长，告其儿，我日后与一少年决战，两人之中必有一死，你务必斩杀幸存者，不可犹豫，并令其儿发下毒誓。倭人狡猾，知自己必死，意欲兄弟相残。奈长至15岁，剑术出神入化，告其父，我的剑已经和我的思想同样快。松井带奈来到庭院，红叶正盛。他蹲下马步，开始运掌。心与意合，意到掌到。刚出掌，未落，红叶树已然倒下。掌落，红叶树四散。松井传掌法于奈，每每练至深夜，与星辰作伴。

松井终日惶惶于幻影，知时日不久。京都冬，雪掩红叶，异瞳少年至，立于松井门前，请求以剑决斗。松井自知结局，以为自己将死于少年剑下，故召奈来，告其勿忘毒誓，出，与少年决斗。几招过后，少年竟败于松井，松井借机以一剑致命。未等松井反应，其儿已上前，以剑致命。倭人死前大呼，果真命定也，以余息唤奈，嘱其遗愿，死。奈以其父遗愿寻得孟二，孟二白发道，吾等汝良久。奈道，你害我父太苦。孟二说，汝掌成，可杀我，后永困于此咒。星夜至，奈运掌，掌合七星，走以八卦，未落，孟二已见自己倒地闭气。孟二闭眼，待掌落结局成。奈突然在须臾之间变更落掌方向，掌未落至孟二身上。奈叹气，我父遗愿令我以掌杀你，现知为咒，毋令其成。孟二僵直，知觉自己未死，惊。许久，孟二道，汝破吾幻影之结局。奈道，既为幻影，何谓结局。又道，我眼盲于我父剑下，不曾见所谓之幻影，亦无所谓破局。

孟二抬头，星辰闪烁。吾一生困于幻影，孟二喃喃自语，从未参透高僧遥指星辰所谓“见与到”之奥秘。我虽不见幻影，少年说，但知眼见之幻影与所到之结局之间仍有空隙，可为之。说完，空阶转身离去。孟二站定，运掌，掌起，幻象生。掌落，结局定。缝隙可为之，孟二笑，吾从未意会于此。掌落定局之时方知其可为之缝隙，此乃吾罪咒之真义。站定，死。

开车沿车巴河谷行进，就遇见了尼巴村。用木材支起来的层层栈道曲曲折折，将整个坡面上高高低低的土木家屋都串在一起，格外的显眼。

7月的时候有人给我发过这个村子的照片。苍翠的树林，成群的飞鸟，一层一层的栈道及房屋，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着金黄色的光芒与墨绿色的阴影。发照片的人说这是甘南藏了百年的藏寨，偏居一隅，隐世独立。

百年藏寨说的应该是坡面上的那些家屋，依山坡一层一层建上去，长年被阳光照射，每一根木材似乎都散发着阳光的光泽和味道。山坡下河谷地带的村庄应该是新建的，门窗砖瓦全是现代的，强劲的寒风将陈列在村前的玛尼旗吹得哗哗直响。

桥上的经筒也转得飞快。平常的经筒是放在低处人能够到的地方，给人转的。桥头

走了几步，在桥头的空旷地看见一个穿皮袍的老者，在跟前进去旅行的一拨人争吵什么。老者须眉浓重的一张脸不知怎么，显得特别严厉，法令纹深深刻在鼻翼两侧。再加上他的皮袍，肥腰、长袖、大襟，一挥手臂就给人一种强悍的威严。村庄里寥寥几人家门里出来观看。那空旷地的一边是一座白塔和一长排气氛整洁严谨的大经筒，另一边铺了大青石，天寒地冻，冷寂干净到有点荒凉。有一只角上系了红布条的羊在不远处恬静地找东西吃。我先前没注意它，后来从那老者低一声高一声的吵嚷中得知，它是一只放生羊，来旅行的这些人竟偷偷将它绑了塞进后备箱，要带走，幸亏被他发现了。老者的眼神很可怕，骂这些人不可理喻，这些人都不敢抬头看他。再回看那只羊，一双水涧的眼睛里布满温顺，就像那些吃穿不愁、醉得昏昏沉沉的幸运儿，在广袤的天地间享受着身心的安宁。那些人走了，老者看了我一眼，略微顿了一顿，又看向那只羊，像人们在圣物面前叹息那样，叹了一口气，然后脸色阴沉地坐在一块大青石上，默默地望着车巴河。可是河水已经结冰了，变得坚硬灰白，看上去冷冰冰的。

这真是一个比往日更阴冷的冬日，迎面刮着刺骨的寒风还有碎雪碴子，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我沿着栈道往高处走，越往高处越没有住户，一些家屋的门上挂着锁，一些是开着的，光线从屋顶的窗口照下去，在陈旧的地板上打出斑驳的光影。栈道上、屋顶上、房间里，都能遇见放生的羊，身上系有红布带。它们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慵懒的散步者。

一只小羊开始注意我，在我背后跟了一段时间。它的眼睛是黑色的，有一种清泉般的明亮，我停住脚步，它也停住，带着探究的神情，温和地看着我。可待我伸手去摸它时，它又一蹦三跳，从上层栈道去了下一层栈道。

当我站在一扇土黄的门门前，看见门上用烧黑的木炭写下的“尼巴村202”时，才注意到别的家屋门头都有钉上去的铁制门牌号，唯它没有，而且字体歪歪扭扭不说，“村”字还写错了。门半掩着，一推就开了，墙裙、地板、柜子、衣橱都是油松木，这种木材在藏区很常见，用得时间越久越油光锃亮。火塘里没有烧尽的木材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尘，上面还放着一个烟熏火燎过的大肚子黑壶，地板上有羊粪和尿迹，也应该是

个没住人的房屋。房屋一旦不住人，里面的一切都容易变成乌七八糟的破烂，且味道难闻。屋顶的窗口有光进来，我在破烂的黑暗与光的梦幻之间踱来踱去好半天，没发现什么新奇的物件，突然看见墙角有一只冻僵的死老鼠，犹如映见了

自己的痛苦和丑陋，猛得一哆嗦，就赶快出来了。

沿着栈道又上了几层，站在高处朝下面看，新盖的房子像堆积的盒子，挤挤挨挨，铺满平坦的河谷。照片上那些夜晚流淌着群星的河流、遥远碧蓝的天空、晾晒草垛的架杆、葱茏的树林和明亮的阳光，都已被大自然收了起来，只剩下以苍白雪原为底色的暗黄土墙和高大树木的枯枝败叶。

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望过去是刚才的那位老者，他穿着一双笨重的高筒黑皮靴，边往上走边将我刚才所经过的地方都检查了一遍。寨子是寂静的，只有风的声音，这一刻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头发斑白的守墓人，穿行在冰冷寂静的墓地里，一张粗粝的脸上全是苦闷。

他进了“尼巴村202”那扇门，从里面扯出一张落满灰土的毯毯，“唠唠”地甩打在门前的柱子上。难道他是住在里面的？我刚私自走进去让他生气了，而他在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我的反感？我跟他就隔着一个栈道，我在往右走，他在往左走，彼此都看得见。我要不要对他

点什么？可是话到嘴边，被冷风一吹又散掉了。

当我继续往上走的时候，他在门口的大石头上坐下来揉他的膝盖，揉了揉，又站起来匆匆往坡下走。村口又来了第二拨旅行的人，一辆越野车，下来三四个着装时尚的年轻人。这次他们没有进村，就只在桥头白塔那里搭起设备，嘻嘻哈哈地拍照录影。此时已经开始下雪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那浓妆艳抹、衣着裸露的轻薄女子，将一条奶白的腿搭在桥栏杆上，不停地转换姿势，然后又

将一件油光水滑的黑色皮草从肩头扯下去，露出一个肩膀和半个背，一点都不怕冷的样子。那位老者一直站在离那些人不远的地方看着他们，直到那女子穿上黑色渔网袜，又弯下腰将满头长发甩乱，像一只巨大的黑螳螂那样伏过去，要趴在那白塔上拍照时，老者立即走过去喝止。那些年轻人哪里会服气，争吵了起来，我离得远听不清，而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桥头高杆上的转经筒自顾自转得更起劲了。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子不知为什么竟笑了起来，笑得那么怪异、胆怯，然后匆匆跑过去，先一个人钻进了车里，剩下几个人跟老者周旋。老者还是一副强硬的态度，即使从村子里面出来的穿绛红色僧袍的喇嘛推他劝他，也一概不管，皮袍的长袖子一甩一甩地，将那些人往村外赶，像一个牧人在赶他掉了队的牲畜。

风很紧，雪也越下越大，密密层层地飞舞着，分不清到底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还是从地上刮起来的。我一步一步往下走，除了茫茫大雪，其他的一切都从一点一点慢慢隐去了，像一个老电影的结尾——前人和他们生活早已消失，留下东的东西，总给人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感情，慢慢也就很难表达清楚地隐去了。一时我又想起那些幽暗的古装电影，地面上一直都是湿漉漉的，后来看书才知道，那些去老旧房屋里面拍电影的人，因地板年久失修，失去光泽，就在拍之前往上面喷洒一些水，利用水的光影，就能创造出崭新而辉煌的奇迹来。拍出来的古代，简直不能叫古代，而是梦幻。